

《史记》律、历本为一书说

姚莫中

今《史记》八书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律》、《历》、《天官》、《封禅》、《河渠》、《平准》平列，实际上《律》、《历》应为一书，而另有《兵书》。理由如下：

一、《史记》谈律历，经常二者相连。《张丞相（苍）列传》：“张苍者……好书律历。”“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。”“（苍）无所不通，而尤善律历。”“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。”《韩长孺列传》：“太史公曰，余与壶遂定律历。”盖律历二者密切相关，本不可分。

二、今《律书》本文也是律历连文。一则说：“律历，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。”再则说：“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，可据而度也。”足见《律书》也是律历并论。

三、《太史公自序》今《历书序》，本是《律历书》序。序说：“律居阴而治阳，历居阳而治阴。律历更相治，间不容飘忽。五家之文拂异，维太初之元，论（疑衍）作历书。”《正义》解末句道：“维太初之元，论历律为是。”显然序中所说是律历而不仅是历。”“作历书”三字本应是“作律历书”。

以上说明司马迁言律必及历，而律历应为一书。班固《汉书》，多承《史记》，也正是律历同篇，名《律历志》。

那么，为什么律历被分为两书了呢？，这是因为《史记》原

来的八书缺了《兵书》，后人（也许是褚少孙）就割《律历书》中一部分结合《兵书》的佚文，凑成《律书》，原《律历书》剩余的就叫《历书》。证据如下：

一、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说：“（《史记》）十篇阙，有录无书。”张宴注说：“迁没之后，亡：《景记》、《武记》、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、《兵书》……元成之间，褚先生补缺……。”是班固、张宴都知道《史记》有《兵书》目录，而文字却缺了。那末八书的名目，应该是：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律历》、《兵》、《天官》、《封禅》、《河渠》、《平准》。

二、《太史公自序》今《历书序》说：“非兵不强，非德不昌，黄帝汤武以兴，桀纣二世以崩，可不慎与！《司马法》尚矣，太公、孙、吴、王子，能绍而明之。切近世，极人变，作《律书》第三。”显然这序是《兵书》的原序。末尾的“作律书”三字，和序的内容全不相干，应是“作兵书”，而作伪者改兵为律。

三、今《律书》自“王者制事立法”至“何足怪哉”谈律的问题。自“兵者，圣人所以讨强暴”至“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！”所谈纯属兵事。自“书曰：七正二十八舍”以下，则又完全谈律。“兵者”一段，该是《兵书》佚文，其余和兵毫不相干的部分，就是从原《律历书》中分来的。

四、《兵书序》（今《律书序》）所提到的司马、太公、孙、吴、王子等兵法，就是原《兵书》的内容，现在看不见了。

五、《太史公自序》末段：“礼、乐损益，律历改易，兵权、山川、鬼神天人之际，承敝通变，作八书。”“兵权”和“律历”等并列。索隐案：“兵权，即《兵书》也。迁没之后，亡。褚少孙以《律书》补之。今《律书》，亦略言兵也。”司马贞的话与张宴合。

自从作伪者用《律书》填补了《兵书》的空子，又改了八书

的《序》后，好象已天衣无缝，连张宴说《兵书》缺了，人也不信。博学如颜师古，也竟根据今《太史公自序》而说：“序日本无《兵书》、张宴云：亡失，非也。”清代作《史记考证》的张照等，仍然相信颜说，认为《史记》本无《兵书》，也就是说：《律书》、《历书》都无问题。因此，这一问题，就被长期遮盖起来了。只有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说“《史记·律书》即《兵书》”，可谓有识。但却不知“律历”是一“书”，终于未能得出正确结论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西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

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中的“云间” 是人名，不是地名

潘京京

农业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的王雷鸣先生编注的《历代食货志注释》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是一大贡献。

王雷鸣先生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的注释，文字精练，为我们学习和使用此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；但有个别注释欠妥。例如：原书第241页上“肃宗建号于灵武，后用云间郑叔清为御史，于江淮间豪族富商率贷及卖官爵，以裨国用”的两条注释，其中注“云间，今上海松江县”的说法值得商榷。据《通典》、《太平广记》等书的记载，“云间”是人名，不是地名。

《通典》卷十一《食货·杂税》条注说：“自天宝末年，盗贼奔突，克复之后，府库一空，又所在屯师，用度不足。于是遣御史康云间出江淮，陶锐往蜀汉，豪商富户，皆籍其家资，所有